

上古漢語未來時標記「將」重探*

巫雪如

中央研究院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6(2) 249–277
© The Author(s) 2015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4556615
lin.sagepub.com



本文以上古漢語重要的未來時標記「將」為研究對象。「將」在上古除用作未來時標記外，還可兼表各類情態語義。歷來學者對於「將」的未來時詞彙來源以及「將」所表達的未來時與情態語義間的關係及發展，意見相當紛歧。本文透過深入辨析上古傳世及出土文獻中動詞「將」的各類語義及用法，以檢討歷來學者所提出的意見。本文的結論是，就目前可見的文獻語料來看，「將」的未來時標記用法乃由與「且」同源且表「往」義之趨向動詞發展而來的可能性是較大的。根據 Fleischman (1982) 等學者的研究，由空間概念發展而來的未來時標記，其演變過程可不需要經過情態階段而直接發展為單純的未來時標記。由於「將」的未來時標記也是由空間概念發展而來，因此可表達單純的未來時間定位。至於「將」的各類情態語義則是在未來時的基礎上由語境或語用引申出來，文中同時詳細分析這些情態語義的引申過程。

關鍵詞：上古漢語，未來時標記，情態，時態，將

1. 前言

「將」是上古漢語重要的未來時標記，主要作用在於將動作或事件時間定位於參照點之後。未來時是語言中重要的語義範疇之一，與情態的關係密切，許多語言中表達未來時的語言形式都可兼表情態語義，或所表達之未來時與情態語義無法截然區分。上古漢語的「將」同樣有用作未來時標記同時兼表情態語義的現象。關於「將」的語義及用法，歷來學者已做了相當多的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涉及「將」之未來時標記與情態語義的發展，以及二者在文獻中的分布、句法表現及各項語義與語境間的制約關係等。上述研究雖已對「將」的語義及用法有了相當深入的探討，不過仍存在許多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地方，如關於未來時「將」的詞彙來源以及「將」所表達的未來時與情態語義間的關係及發展，學者間的意見便有相當大的紛歧。本文擬在各家的研究基礎上，借鑒跨語言的未來時標記研究成果，重新檢討「將」之未來時標記與情態語義間的關係及發展。此外，由於上古漢語的「且」也有表未來時的用法，因此我們也將它列入本文的考察範圍。透過語義及用法相似的「將」與「且」的比較，當有助於進一步釐清未來時標記「將」的相關問題。

* 本文曾在「漢語時間標記之歷史演變研討會」暨「第八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與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主辦，2013年11月16至18日）中宣讀，會中承蒙在場多位學者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另，本文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亦提出許多有益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2. 前人研究評述

2.1 各家說法簡述

本節回顧前人對「將」的詞義分析及相關研究成果，並以涉及未來時標記與情態語義之論述為主。由於部分學者在探討上古未來時標記問題時兼及「將」、「且」二詞，因此，在本節的文獻回顧中，我們也將這類論著中關於「且」的意見納入。以下先簡述學者們的意見，之後再總結迄今為止的研究結論。

關於「將」的研究最早見於各類古書虛詞著作，其中以劉淇《助字辨略》的分析最值得重視。劉淇(1937:53-54)「將」字條下所列「將」之用法相當複雜，與未來時及情態語義相關之說解主要見於例(1)-(8)。

- (1)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論語·述而》）
- (2)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楚辭·卜居》）。
- (3)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孟子·滕文公上》）
- (4)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公孫丑上》）
- (5)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 (6)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孟子·滕文公上》）
- (7)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詩經·衛風·氓》）
- (8)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詩經·鄭風·將仲子》）

例(1)-(2)這類用例是「將」在上古漢語最常見的用法之一，劉淇引《廣雅》「將，欲也」之說，將「將」釋為將欲之辭，並以為「方欲如此而猶未如此曰『將』」。也就是說，劉淇認為在這類用例中，「將」後接的動詞是一個未然的行為或動作，而「將」表達的則是主語從事這個行為或動作的意圖。由「方欲如此而猶未如此」引申而為「幾及之辭」，如例(3)-(4)。例(5)為劉淇所舉「猶云『當』也」之例，「當」應為應當之義。例(6)之「將」則表推測之意。最後，例(7)之「將」，毛《傳》釋為「願」，鄭《箋》釋為「請」；例(8)之「將」，毛《傳》釋為「請」，《朱傳》讀為千羊切，劉淇認為這些例子中的「將」應為發語辭，讀如本字。

劉淇對「將」的分析對其後「將」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影響。根據上文引述，劉淇認為上古「將」主要表達的是主語從事後接動詞所表示行為的意圖（上引例(1)-(2)），由於該行為尚未實現，故有未然的指涉（上引例(3)-(4)），此外，「將」還有表應當（上引例(5)）及推測（上引例(6)）的用法。從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劉淇所列這些義項大致分別相當於動力情態 (dynamic modality)、未來時標記 (future mark)、道義情態 (deontic modality) 及認識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這些義項幾已涵蓋後來學者所提出的「將」的各類虛詞用

法，尤其他所提出的「將」之未然義乃由表將欲的情態義引申而來的說法更為後來多數學者所贊同，如高名凱 (2011:243–259)、白曉紅 (1997:218–219)、解惠全等 (2008:351–352) 及貝羅貝、李明 (2008:11) 均認為「將」的未來義用法乃由表「欲」、「願」義的動詞「將」引申而來。高名凱 (2011:243–259) 認為表欲求的「將」之所以能表達未來，只是因為未來與欲求同為未定事素，因而在表示欲求時也能附帶表示將來，其他學者則認為「將」之表未來是語義引申的結果。

白曉紅 (1997:218–219) 所提出的未來時「將」的引申途徑為：動詞「請求」義（如例 (9)）→助動詞「意願」義（如例 (10)）→助動詞「未來可能性判斷」（如例 (11)）→副詞「表動作時間」（如例 (12)）。她同時指出，「欲」到中古以後也引申出時間副詞的用法，如例 (13)，其演變途徑與「將」一致。解惠全等 (2008:351–352) 所提出的未來時「將」的引申途徑為：動詞「欲／願」義→助動詞「欲／打算」義→副詞「將要」義。貝羅貝、李明 (2008:11) 根據語義演變存在規律性的理論，以「欲」的語義發展過程構擬「將」的語義演變方向。二人指出，由於先秦的「將」與「欲」同樣有表願望的用法，如例 (7) 及 (9)，因此，雖然先秦的「將」沒有確切表意志的證據，不過，根據「欲」的發展以及 Bybee et al. (1994) 所指出 [意志] 為 [未來] 直接來源的論點，可以推測「將」經歷了與「欲」相同的「表願望>表意志>表將來」的發展過程。

- (9)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詩經·小雅·正月》）
- (10)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左傳·隱公元年》）
- (11) 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韓非子·喻老》）
- (12)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
- (13) 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許渾〈咸陽城東樓〉）

「將」的未來時用法除了由「欲／願」義發展而來的說法外，也有學者主張與「將」的空間位移義有關，如羅正堅 (1996:100–101)、李志嶺 (2010:172–176)、周守晉 (2005:103–117)、金夢 (2006) 及石毓智、白解紅 (2007)。羅正堅 (1996:100–101) 認為時間副詞「將」的將要、快要之義乃引申於動詞「將」的行進之義，如例 (14) 之「將」，毛《傳》云：「行也」；李志嶺 (2010:172–176) 同意羅正堅 (1996) 的說法並進一步指出，這種發展是從空間域到時間域的隱喻性轉義。其他主張「將」之未來時用法與空間位移有關的學者則多認為動詞「將」的執持、扶持、拿、率領等義涉及空間位移，因此具備發展為未來時的語義基礎。周守晉 (2005:103–117) 認為「將」所表達的未來時用法與「行」義有關，而「將」的執持、率領義是由「行有所持」引申而來，如例 (15)。表「行」的動詞「將」有執行義，時間副詞「將」的意義則依賴說話人執行動作的主觀意圖顯現出來。周守晉 (2005:114) 的研究同時涉及「且」，他指出，「且」是「徂」的假借字，「徂」訓「往」，如例 (16)。與「將」由「行」義動詞發展為時間副詞的過程相似，「且」（徂）也是由「往」義動詞發展為時間副詞。金夢 (2006) 指出時間副詞將要義的引申途徑為：在本義扶持的基礎上加上一個趨向補語，可引申為扶進。由於扶進義本身隱含一個前行的趨向動作，因此可引申為表將來的將要義。石毓

智、白解紅 (2007) 指出，「將」最早的動詞用法包括拿、取、扶進及率領等義，¹ 由於率領、扶進等義涉及空間距離變化，因此具有向將來時發展的語義基礎。「將」經由意圖義（如上引例 (2)）發展為未來時標記後，又可進一步衍生出表示預測、估價等認識情態的用法，如例 (17)。關於「且」的問題，二人指出，上古漢語表將來時的「且」在《詩經》中通「徂」，義為「去」、「往」，不過，由於「且」用做「去」義動詞的用法十分少見，因此，二者間是否有內在聯繫尚無法確定。「且」做將來時的用例如例 (18)。

(14)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詩經·鄭風·丰》）

(15) 無將大車。（《詩經·小雅·無將大車》）

(16)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詩經·鄭風·溱洧》）

(17) 難不已，將自斃。（《左傳·閔公元年》）

(18) 會且歸矣。（《詩經·齊風·雞鳴》）

「將」的未來時用法除上述兩類發展途徑外，也有學者主張其他發展途徑，如龍國富 (2010) 認為未來時「將」的發展途徑有兩條：(1) 動詞「扶持」義→動詞「意願／希望」義→動力情態動詞「打算」義。(2) 動詞「扶持」義→認識情態動詞「說話者主觀判斷」義→時間副詞「未來」義。

除上述涉及「將」之未來時標記來源與發展的研究外，也有學者認為「將」的未來時標記與其動詞義無關，如葛佳才 (2005:241–243) 認為副詞「將」為《說文》所釋本義「帥也」的假借字，「將」原表時間上的未然，引申為對將來情況的推斷，如例 (19)；當句子不再涉及將來時間時，「將」發展為一般表判斷、擬議的用法，如例 (20)。Pulleyblank (1995:120) 也認為表未來的「將」並非由表拿的實義動詞引申而來，因為在句法上，表示未來的「將」並非動詞，且無法受否定詞修飾。「將」指涉未來，且通常隱含意圖。Meisterernst (2004) 認為儘管上古漢語中的「將」有表達趨向的語義，且這種語義符合將來時標記經常由位移動詞發展而來的假設，不過，從現有的文獻仍看不出「將」的副詞功能有直接由動詞語義引申而來的跡象，且「將」的這兩類功能在漢語史上是同時存在的，因此，她在文中把「將」視為專有副詞 (proper adverb)，其功能乃將事件定位於時間軸上或遠或近的點上。Meisterernst (2004) 同時指出，上古的「且」也可表未來時，其用法與「將」大致相同。Meisterernst (2004) 認為「將」、「且」二詞均為具未來指示功能的副詞，其語義中可能蘊含了認識情態義，但並非其主要功能。此外，「將」、「且」的語義中也可能蘊含意圖或意志等情態語義，不過，這些情態語義都是由語境制約出來的。

¹ 石毓智、白解紅 (2007) 引述 Heine & Kuteva (2002:288) 的說法指出，語言中的將來時標記有源自 “take”（拿）一類的，漢語的「將」即為其中的一個例證。不過，Heine & Kuteva (2002:288) 括注說明此說法為與貝羅貝 (Alain Peyraube) 私下交流得來，且文中也指出，把 “take” 列為未來時標記的詞彙來源只是一種嘗試性的做法，此說能否成立仍有待更多研究來驗證，因為一般來說，由「來」、「去」及「完成」等過程動詞語法化為指涉時態或體 (aspect) 功能的助動詞才是較可信的過程。

(19) 今晉公子有三祚焉，天將啟之。（《國語·晉語四》）

(20) 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史記·封禪書》）

最後，魏培泉 (1982) 及左思民 (2007) 雖未針對「將」的語義作深入的探討，不過，二人對「將」的看法都與 Meisterernst (2004) 相近，也就是將「將」視為未來時標記，而「將」所表達的施事者意圖義則是在語境中衍申出來的。魏培泉 (1982:320) 所指出經常顯得有施事者意欲的「將」之具體語境是：「將」在主事者之後，動作動詞前。這類例句去掉「將」，其意欲義不變。含意欲與否，是由主、述語的關係來決定的。左思民 (2007:14) 則指出「將」用在指人的主語後，往往附加主觀色彩，表示打算的意思。

2.2 各家說法評析

在 2.1 節中，我們整理了傳統虛詞著作及現代學者對「將」、「且」的討論意見，以下以「將」所表達的未來時與情態語義關係以及「將」的未來時標記詞彙來源與語義發展為重點，分析學者們對這兩個問題的看法。

在「將」所表達的未來時與情態語義的關係方面，學者們的意見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是認為「將」為表欲求的情態詞，由於欲求與將來同為未定的事素，因此「將」可附帶表示未來，持此說者為高名凱 (2011)。二是認為「將」的主要功能是時間標記，「將」在句中所蘊含的意志、意圖或認識情態等語義是由主、謂語的關係決定，持此說者包括魏培泉 (1982)、Pulleyblank (1995)、Meisterernst (2004) 及左思民 (2007)。三是僅指出「將」的未來時用法由動詞發展而來，而未提及情態語義，持此說者包括羅正堅 (1996) 及金夢 (2006)。四是認為「將」的未來義及情態義都是「將」的語義內涵，持此說者包括上述以外的其他學者。這些學者對未來時與各類情態義間的發展順序又有多種不同看法，詳細分析已見上文。

上述四類對「將」所表達的未來時與情態語義關係的分析可謂大相逕庭，幾乎已涵蓋所有可能的分析方式：一端認為「將」為表欲求的情態詞，未來義只是其附帶語義；另一端認為「將」為表未來的時間標記，情態義只是語境制約的結果；介於中間者則認為「將」的情態義與未來義是語義發展的不同階段。

在「將」的未來時標記詞彙來源與語義發展方面，學者們的看法也相當紛歧。上述學者所提出的「將」的詞彙來源從及物動作動詞的拿、執持、扶助、率領等義，到位移動詞的行進義，再到感知／心理動詞的欲、願、願望等全部涵蓋在內；而「將」的語義發展則有由動作動詞向位移動詞、由位移動詞向動作動詞以及由動作動詞到心理動詞等各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學者們無論是對於「將」所表達的未來時與情態語義關係，或是對「將」的未來時標記詞彙來源與語義發展的看法均極為紛歧。我們認為，學者們對於上古「將」的分析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異，一方面是由於上古動詞「將」的詞義及用法相當複雜，而多數學者並未對此作較為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學者們對情態語義與未來時的關係有不同看法。本文擬在各家的研究基礎上，藉由深入分析上古漢語「將」的詞義及用

法，並借鑒跨語言未來時標記的研究成果，重新檢討上述學者的意見，以期找出更合理的分析方式。

3. 動詞「將」在上古文獻中的語義及用法

「將」在上古文獻中的語義及用法相當複雜，前述學者所指出者就至少包括動詞、形容詞、副詞、連詞、名詞及象聲詞等用法，其中副詞用法為本文所擬探討之「將」作未來時標記的用法，而動詞用法則為多數學者所指出「將」之未來時標記的詞彙來源。為了釐清「將」的未來時標記與動詞間的關係，本節將分析上古文獻中「將」作動詞的語義及用法，並初步檢討前述學者所提出之說法的合理性，較詳細之分析討論則見第 6.1 節。

「將」，《說文》云：「帥也。」段《注》以為「帥」當作「衛」，今字作「率」，並云：「《毛詩》『將』字故訓特多，大也、送也、行也、養也、齊也、側也、願也、請也，此等或見《爾雅》，或不見，皆各依文為義，亦皆就疊韻雙聲得之。」根據段《注》，許慎乃將「將」釋為率領之「率」，段玉裁同時指出，「將」除釋為「率」外，還有許多不同的解釋，這些解釋都是依據上下文義理解出來，且彼此均有語音上的通假關係。






在探討「將」的未來時來源時，前述學者多認為來自上古動詞「將」。關於動詞「將」的語義，學者所提出的大多是直接引自古籍傳注或訓詁著作對「將」字的釋義，這些「將」的故訓僅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及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所提及的就至少包括「帥（率）也、持也、扶也、奉也、養也、送也、資也、齊也、扶助也、御車也、扶進也、行也、願也、請也、欲也」等義項。由於古書釋義多採「以詞釋詞」的方式，而一個詞往往不止一個義項，因此，光就這些訓詁來看，我們並不能確知這些訓釋詞指的究竟是其詞義中的哪一個義項。此外，前引段玉裁也指出，古書中之故訓大抵均是「依文為義」，也就是依據上下文選擇適當的字詞來說解，而非嚴謹的詞義分析，有些甚至可能只是無詞義引申關係的通假字。因此，我們認為，要釐清上古動詞「將」的詞義及引申途徑不應完全根據故訓所列義項來探討，而應實際考察動詞「將」在上古文獻中的語義及用法，並根據一般詞義引申途徑加以分析。以下首先考察 35 部上古傳世文獻中動詞「將」的語義及用法，接著考察出土文獻中的相關用法。²

3.1 上古傳世文獻中動詞「將」的語義及用法

前文指出，《說文》把「將」釋為「帥」，段玉裁及朱駿聲皆以為「帥」當作「衛」，即今率領之「率」。朱駿聲同時指出，傳注中所列「將」的扶助、扶進、奉、送、行、養等

² 本文所考察之上古 35 部傳世文獻文本及注疏，資料來源為「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及「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在出土文獻方面，金文之資料來自中研院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謹此致謝。楚簡資料為筆者根據整理者之釋文並參酌各學者之考釋意見所定。

義項都是「𢶏」的假借。朱駿聲所謂假借指的是無詞義引申關係的聲音假借。《說文》：「𢶏，扶也」，段注於「𢶏」字條下亦指出古書中許多「將」用作動作動詞的例子都是「𢶏」的同音假借字。除朱、段二人外，孫詒讓亦認為表「扶」義的「將」為「𢶏」假借字，他於《墨子·大取》「將劍」之「將」下注云：「『𢶏』之借字。」我們認為，從上古文獻中動詞「將」的用法來看，上述三位學者的說法應是可信的。

「𢶏」見於甲骨文，字作，徐中舒 (1988:1295–1296) 認為字從從，象二手捧持、扶將之形，為聲符。徐中舒所云捧持、扶將正是《說文》所釋「𢶏」的「扶」義。根據詞義一般由具體到抽象的演變規律，「𢶏」的本義應如上述學者所指出的是一個具體的捧持、扶持的手部動作。根據「將」為「𢶏」的假借，本義為捧持、扶持，我們可以重新梳理故訓中所列與動作動詞「將」有關的各個義項。

首先，「將」的本義為雙手具體捧持、扶持的動作，如例 (21)–(23)。例 (22) 之「將」，金夢 (2006) 釋為奉獻、進獻，我們認為這個義項事實上可以直接用「將」的本義捧持來說解。「承筐是將」的本義應為捧持著筐，釋為奉獻、進獻只是語境的理解引申。也就是說，當主人命人捧持著筐對著賓客時，自然有了將筐中禮品奉獻、進獻給賓客的意思。例 (23) 之「將」，鄭《注》云「送也，猶奉也」，這裡的「送」、「奉」同樣是由本義「雙手捧物」在語境中引申而來的。

(21) 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戰國策·趙策一》）

(22)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詩經·小雅·鹿鳴》）

(23)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果。（《周禮·春官宗伯》）

上引例 (15)「無將大車」之「將」，鄭《箋》訓為「扶進」。我們認為，這裡的「將」本義應為以手扶車，也就是御車、駕車的意思，³如司馬貞《索隱》便將《史記·田叔列傳》「為人將車之長安」的「將」釋為「御」。御車、駕車雖然能讓車子前進，不過，這種前進義只是語境的理解引申，並非「將」或「御」、「駕」本身的語義內涵。⁴前引金夢 (2006) 及石毓智、白解紅 (2007) 根據「將」的「扶進」這個訓釋而認為「將」有趨向義，涉及空間距離變化，並以之作為「將」之未來時標記的語義來源，我們認為這個說法是有待商榷的。

³ 《詩經》此句作：「無將大車，祇自塵兮。」毛《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根據毛《傳》，「將大車」乃小人之事，此處之「將車」應為具體扶車、御車的動作。「無將大車」則是告誡君子勿為小人之事。鄭《箋》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將」之本義為「扶」，我們推測，鄭玄之所以在「將」原本的「扶」義之外加上表進舉的「進」字，應是為了以「將大車」這個意象來「喻大夫而進舉小人」。不過，鄭玄此釋顯有增字解經之嫌，因為在原詩中，「將」的賓語為大車，而在鄭玄的訓釋中，「將」所「扶進／進舉」的對象卻變成小人，顯非原詩之意。

⁴ 我們並不否認從語境引申而來的語義其後也可能進一步規約化為該詞本身的語義內涵，不過，在「將／御／駕車」這類用法中，前進義或趨向義顯然並未規約化為「將／御／駕」等詞的語義內涵。

「將」除可表雙手具體的捧持、扶持動作外，也可引申為表達抽象的扶持、扶助或奉養義，如例 (24)–(25)。「將」由具體的捧持義發展為抽象的扶持、扶助義應是在「將」的賓語由實際可執持的物品擴展至屬人主語而來。例 (25) 之「將」一般多訓為「養」、「奉養」，這個義項事實上也可以用扶持、扶助來說解。因為子女對父母的奉養也可以說是對父母生活上的扶持、扶助，釋為奉養應是前引段玉裁所謂的「依文為義」，也就是根據文義選擇較適當的字眼來解釋。

(24) 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詩經·周南·樛木》）

(25)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詩經·小雅·四牡》）

例 (26)–(27) 是「將」釋為「送」的例子，我們認為，「將」的「送」義同樣可以由扶持、扶助義在語境中理解引申出來。例 (26) 「百兩將之」的原意應是以百輛車隊護持于歸女子嫁往他方，由於護持的是遠行之人，因此在語境中引申為護送、送行之義。

(26) 子之于歸，百兩將之。（《詩經·召南·鵲巢》）

(27)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詩經·邶風·燕燕》）

前引例 (14) 「悔予不將兮」毛《傳》釋「將」為「行」，前引羅正堅 (1996) 據此指出「將」有行進義，時間副詞將要、快要義即由行進義引申而來。不過，此例毛《傳》雖訓為「行」，鄭《箋》卻認為應釋為「送」。我們認為，鄭《箋》釋「送」應是較為合理的。⁵ 事實上，即使毛《傳》釋「行」，指的恐怕也不是行進之「行」，而應是送行之「行」，⁶ 因此，羅正堅 (1996) 據毛《傳》之訓釋而對「將」表未來時演變路徑的描繪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將」的賓語由實際可執持的物品擴展至屬人主語時可引申出扶助、奉養及送行等義，而當「將」的賓語擴展至抽象名詞時則可引申出另一類語義，包括奉行、執行等義，如例 (28)–(30)。「將」的這種語義引申方式與「執」相似，也就是說，當「將／執」的賓語為具體可持的物品時，「將／執」有最實在的捧持義；當「將／執」的賓語擴展到無法實際捧持的抽象名詞時，「將／執」的語義便由實際捧持某物引申為執行或奉行某事。例 (31) 所執為具體的「弓」，故有實在的動作動詞執持義；例 (32) 所執為抽象的「事」，故引申為執行、

⁵ 《詩經》此段作：「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毛《傳》：「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由於《詩經》中之詩篇多以複沓形式為之，也就是各章之字句基本相同，只在個別字詞上有所變換，但變換之字仍大多表達相同的意思。鄭《箋》所謂「將亦送也」指的即是《詩經》的這類表達方式。

⁶ 如前引例 (27)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將」，毛《傳》亦釋為「行」，鄭《箋》同樣云：「將亦送也」。此例之「行」只能依鄭《箋》理解為「送行」之「行」。事實上，毛《傳》雖有多處以「行」釋「將」，不過，毛《傳》之「行」指的大抵是「執行」、「奉行」或「送行」一類帶受事賓語之及物動詞用法，而非「行走」或「行進」這類帶處所或位移終點之位移動詞。

奉行義。例 (30) 之「將」與例 (32) 之「執」所接賓語同為抽象的「事」，因此同為執行、奉行義。

- (28)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詩經·大雅·烝民》）
- (29)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煊煊，不可救藥。（《詩經·大雅·板》）
- (30) 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儀禮·士昏禮》）
- (31)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孟子·離婁下》）
- (32) 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禮記·曾子問》）

「將」作動作動詞的語義除了上列各項外，還有一個同樣由執持引申而來的語義，即例 (33) 之「將命」。馬融《注》：「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據馬融《注》，「將命」之「將」似有傳遞意。不過，例 (34) 之「將命」，鄭玄《注》則云：「將，猶奉也。」我們認為，「將命」之「將」應依鄭玄《注》為「奉」義，「奉」亦奉持、執持意，馬融釋為「傳」，同樣是語境的理解引申。也就是說，當使者奉持著主人之命來到賓客面前時，在語境中便可引申為使者將主人之命傳達給賓客，「將」也因此有了傳遞的意涵。

- (33) 闕黨童子將命。（《論語·憲問》）
- (34) 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禮記·少儀》）

最後是許慎《說文》所釋「將，帥（衛）也」的語義。根據《說文》及段注，「將衛」之「將」有先導、引導之義，文獻中多用於軍隊之率領義，如例 (35)–(36)。「將」的這個義項，段玉裁及朱駿聲均將之與前文探討的「將」的其他動詞義項區別開來，不過，我們認為這個義項也可能是由表扶持、奉侍之「將」引申而來，如例 (37)「鄭伯將王自圉門入」原意應為鄭伯扶持、奉侍王自圉門入王城，不過，在語境中也可引申為鄭伯引導王自圉門入王城。這類用法在某些語境中也可用「帶」來解釋，如例 (38)「欲將我安之乎」意為「要帶我去哪裡？」當「將」所引導的對象為軍隊時，「將」即可釋為文獻中習見的率領義。由於率領軍隊往往是為了出征，因此，率領的語義中也似乎隱含了空間位移的意涵。不過，我們認為這類空間位移的意涵仍只是語境的理解引申，而非「將」本身的語義內涵。

- (35) 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左傳·文公七年》）
- (36) 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國語·晉語一》）
- (37)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國語·周語上》）
- (38) 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史記·呂太后本紀》）

綜上所述，傳世文獻中用作動作動詞之「將」本義應是一個表捧持、扶持的具體手部動作，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引申出不同的語義，如後接屬人名詞時可引申為扶助、奉養義，後接遠行之人時可引申為護送、送行義，後接抽象名詞時可引申為奉行、執行義，此外，

「將」所執持或扶持的對象也可能因為由甲傳給乙，或由甲地帶至乙地而使「將」在語境中引申出與空間位移有關的語義。⁷

上古「將」的動詞用法除以上分析的表動作動詞一類外，還有上引例(8)「將仲子」及例(9)「將伯助予」這類用法。這類「將」一般認為讀作千羊切(qiāng)，在釋義上則有「請」、「願」及發聲辭三種解釋。由於這個義項無論是釋為「請」、「願」或發聲辭，在音義上都與前述「將」作動作動詞者看不出有何關聯，因此，我們同意多數學者的意見，將這個義項視為與動作動詞「將」讀音相近的同形異義詞。

3.2 出土文獻中動詞「將」的語義及用法

在3.1節中，我們所探討的「將」的各個義項在傳世文獻中都是以「將」這個字形來記錄，不過，在現今可見的出土文獻中，「將」這個字形最早見於雲夢睡虎地秦簡，時代早於此的甲骨文、金文及戰國竹簡中都不見這個字形。以下探討上述傳世文獻中寫作「將」之各項語義在出土文獻中的表現。

前文指出，甲骨文有「𠬞」字，義為捧持、扶將，朱駿聲認為「將」用做動作動詞的各項語義均為此字的假借。不過，「𠬞」雖見於甲骨文，但在其後的金文與戰國竹簡中，語義與傳世文獻動詞「將」字相當的字形卻不作「𠬞」，而有多個不同的寫法。以下分別探討兩周金文及戰國簡帛文獻中這類與傳世文獻「將」字有關的用法。

在金文中，學者所指出的相當於傳世文獻動詞「將」之用法者共有五種字形，分別作「𠬞」、「𠬞」、「𠬞」、「𠬞」及「𠬞」，見例(39)–(44)。關於上述諸字的釋讀，歷來學者有許多不同的意見，⁸徐中舒(1936:38–39)將「𠬞」、「𠬞」釋作「將」，目前已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黃德寬(2002)在徐中舒(1936)的基礎上將「𠬞」也釋作「將」，最後，「𠬞」、「𠬞」二字釋作「將」則根據馬承源(1988:283, 308)。金文中各例「將」之用法與見於傳世文獻中者大致相同，如例(39)之「將」為執持義，例(40)–(41)為奉義，例(42)之「將」即「將命」之「將」，例(43)–(44)之「將」則為執行義等。

(39) 執(執)𠬞(將)父庚寶彝。(執𠬞父庚爵—西周早期)

(40) 唯歸，𠬞(將)天子休。(麥尊—西周早期)

(41) 克其日用𠬞(將)朕辟魯休。(小克鼎—西周晚期)

(42) 用囑那侯出入𠬞(將)令。(麥方彝—西周早期)

⁷ 歷來學者所指出的上古動詞「將」具空間位移意涵的用法除上述各例外，還有一例見於《詩經·周頌·敬之》之「日就月將」。相同的文句又見《禮記·孔子閒居》以及近年出土的西周中期史惠鼎銘文、上博簡二〈民之父母〉及清華簡三〈周公之琴舞〉。此例之「將」歷來異解甚多，包括釋為「行」、「奉行」、「進」、「大」、「長」、「扶」、「助」等。由於此例「將」所在文句之文義無法確指，因此我們暫時存疑，不列入本文的考察範圍。以下分析出土文獻所見動詞「將」之用法時亦不將這些用例列出。

⁸ 這些釋讀意見可參考黃德寬(2002:272–276)。

- (43) 于逕（將）朕肅慕，夷（惟）西六師、殷八師，伐鄂侯駟方。（禹鼎—西周晚期）
 (44) 師寰虔不弛，夙夜卹厥牆（將）事。（師寰簋—西周晚期）

在戰國竹簡中，學者所指出相當於傳世文獻動詞「將」之用法者主要為表率領或「帶」義的動詞，如例(45)–(47)。這類「將」共有兩種寫法，分別作「逕」及「送」。「逕」與前引金文表執行等義之「將」字形相同，「送」應為「逕」之省體。例(45)見於包山司法文書簡中，整理者將「逕」讀為「將」，釋為「率」；黃盛璋(1994:191)則釋為「帶來」，「將以廷」意為「帶來廷上受審」。例(46)–(47)之「將」則均為率領義。

- (45) 八月乙亥之日不逕（將）龔倉以廷，阡門又敗。（包山 19）
 (46) 大司馬愬逕（將）楚邦之師徒以救郢之歲。（包山 242）
 (47) 伍雞送（將）吳人以圍州來。（《清華二·繫年 81》）

3.3 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所見動詞「將」之綜合分析

前兩小節我們分別探討了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所見動詞「將」的語義及用法，並根據「將」的各項語義間是否具有引申關係將傳世文獻中用「將」這個字形記錄的動詞分為兩類，一是由本義為捧持、扶持引申而來的各類用法，二是一般認為讀為千羊切的「將」。這兩類「將」雖然在傳世文獻中都以同一個字形「將」記錄，但所代表的應是語言中不同的「詞」。出土文獻中學者所指出可釋為「將」的用法也大致沒有超出上述兩類「將」的用法。

從語義上看，上述兩類「將」都沒有明確表位移的行進義。不過，黃德寬(2002:275)探討出土文獻中「逕」之問題時卻指出，傳世文獻中「將」之「行也、奉也、送也、衛也」等義項均與行走義有關，古文字中表這組義項者正用了漢字中表示與行走義相關的專用義符「辵」。這個分析方式似與本文對傳世文獻中「將」作動作動詞時多與扶持義等手的動作有關的說法不同。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或許反映了古人對「將」所表達的語義在認知上的概念轉變。前文指出，把「將」釋為表手部動作的捧持，我們可以很具象的解釋例(21)「將其頭」及例(22)「承筐是將」這類實際表示手捧持著某物的動作；由手捧持某物的具體動作引申為抽象的扶持某人，我們也可以很明確的指出例(24)「福履將之」及(25)「不遑將父」這類表扶助、奉養義的引申途徑；其他如例(30)「將事」的「將」為表執行義之動詞，這些義項明顯都只與手的動作有關，而與行走義無關。我們認為，「將」之所以會由表手部動作的捧持義發展出與行走有關的語義，應是在例(27)「遠于將之」及例(41)「出入逕（將）令」這類語境中發展出來的。前者是由以百輛車隊扶持、護佑遠嫁之女引申為護送、送行之義，後者則是由執持某甲之命令交與某乙而引申出從甲地將命令執持、傳遞至乙地的空間位移義。此外，《說文》所釋「將」之引導、率領義也蘊含將某人或軍隊由甲地帶至乙地的空間位移義，因此古人便以從「辵」之「逕」表達這類語義。與此同時，原與行走或空間位移無關之表「奉」或執行等義的「將」也都用同一個字形來表示。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上古第一類動詞「將」的本義應是一個表捧持、扶持的手部動作，與行走或空間位移義有關者則為其進一步的引申。不過，「將」即使在上述語境中引申出與空間位移有關的語義，這類語義仍不具備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條件。關於這一點，我們在 6.1 節評析學者們所提出的「將」的未來時標記發展過程時會有進一步的分析。第二類動詞「將」無論在讀音或語義上都與其他「將」字有別，與一般未來時標記來源之欲望或意志義是否有關則同樣留待 6.1 節再作分析。

4. 時間、時態與漢語的時態問題

前文指出，上古「將」有表達未來時的功能。由於未來時屬時間範疇，因此，本節先回顧學界對時間與時態關係的看法，作為第 5 節探討「將」所表未來時的理論依據。

在涉及時間範疇的研究中，學者多以一條直線表示時間，稱為時間軸（如〈圖 1〉）。在這條時間軸上，位於左邊的是過去，位於右邊的是未來，現在則位於過去與未來的交會點，Comrie (1985:2) 以一個點「0」來表示現在這個瞬間。



〈圖 1〉時間軸的時間表示

現在、過去、未來合稱三時 (three times)，是人類在概念上對時間的認知。在〈圖 1〉的時間軸上，「0 (現在)」一般指的是說話時間，事件 (event) 或情狀 (situation) 則以現在為參照點被定位為現在、過去或未來事件。在印歐語中，與事件及時間指涉相關的詞為動詞，其基本特徵為具時態 (tense) 區別 (cf. Binnick 1991:3)。在許多語言中，時間中的三時概念自然對應為動詞的三種時態 (three tenses)，如英語的 “It rained”、“It rains” 和 “It will rain” 分別表示 RAIN 這個事件發生在過去、現在和未來，“rained”、“rains” 和 “will rain” 則分別為 RAIN 的過去時態、現在時態和未來時態。可以說，三時是時間的語義範疇，而三種時態則是時間的語法範疇。

關於時態的界定，本文採納 Comrie (1976, 1985) 的說法。首先，Comrie (1976:1-7, 1985:9-14) 認為時態是一個指示範疇，亦即將情狀定位於時間中。情狀的定位通常以現在（說話時）為參照點，傳統將這類參照點稱為絕對參照點，以現在為參照點的時態稱為絕對時態。另一個可能的時間參照點為相對參照點，也就是不以現在時間而以另一個情狀時間為參照點，這類時態稱為相對時態。其次，時態除了是一個指示範疇外，還必須是一個語法化的表達。在這個界定下，若一個語言有語法範疇可表達時間參照，則為有時態的語言，反之則為無時態的語言。雖然許多語言沒有表達時間參照的語法範疇，不過所有的語言大致都能用詞彙手段表達時間參照，也就是可用時間副詞等詞彙手段將情狀定位於時間中。

漢語由於動詞沒有以絕對參照點區分的過去時、現在時及未來時等形態變化，因此，如果嚴格遵循時態為以動詞形態變化為主的語法化時間定位的界定，則漢語可說沒有時態的範疇，只有以時間名詞或時間副詞等詞彙形式來表達的時間參照，上古漢語的「將」即為這類表達未來時參照的語言形式之一。雖然上古漢語的「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語法化時間標記，不過，由於它同樣能表達相對時間定位，亦即將事件定位於相對參照點之後，因此，我們仍將它稱為未來時標記。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將」如何在上古漢語中表達時間定位，以及其他與時間定位相關的用法及發展。在本文的敘述中，「未來時」除了可指稱時態研究中的未來時態 (future tense) 外，也可指稱時間概念中的未來時，以及由「將」所表達的未來時定位功能。

5. 未來時標記「將」在上古文獻中的語義及用法

在第 3 節中，我們分析了上古文獻中所見動詞「將」的各類語義，結果顯示，上古動詞「將」並不具備前述學者所提出的可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語義條件，因此，關於「將」的未來時標記發展途徑之各種說法都有值得商榷之處。以下先分析上古「將」與未來時標記有關的用法，再根據分析結果提出本文對「將」之未來時標記來源的看法。

5.1 與未來時標記相關之「將」的語義分類

關於「將」所表達的與未來時及情態語義相關的用法，歷來學者所提出的至少包括以下 5 類：

A 表未來時間：將動詞所表示之動作或事態定位於參照點之後，不含主事者或說話者之預期、意願或祈使等情態語義，包括上引例 (4) 及 (12)，例 (48)–(49) 亦可歸於這類用例。

(48)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左傳·閔公二年》）

(49)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絃於木而止。（《左傳·成公二年》）

B 表未來預期／推測：表達說話者對於動詞所表示之動作或事態將於參照點之後發生的預期或推測，不含主事者之意願或祈使等情態語義，包括前引例 (11)、(17) 及 (19)，(50)–(52) 亦可歸於這類用例。

(50)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左傳·桓公十一年》）

(51)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52)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左傳·宣公十五年》）

C 表意圖：表達主事者從事後接動詞所表示之動作或事件的意圖，包括上引例 (1)–(2) 及 (10)，例 (53)–(54) 亦可歸於這類用例。

(53)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左傳·隱公十一年》）

(54)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左傳·文公十六年》）

D 表應當：表達說話者對後接動詞所表示之動作或事件被執行或實現之必要性態度，包括上引例 (5)，例 (55)–(56) 亦可歸於這類用例。

(55)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左傳·桓公二年》）

(56) 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韓非子·十過》）

E 表當前推測：表達說話者對後接動詞所表示之動作或事態的推測或委婉態度，包括上引例 (6) 及 (20)，例 (57)–(58) 亦可歸於這類用例。

(57) 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尚賢上》）

(58) 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韓非子·顯學》）

5.2 「將」的各類語義用法及發展

在 5.1 節中，我們參照歷來學者的說法，將與未來時標記相關之「將」的語義歸納為 5 類。以下分析這些語義出現的語境及語義引申過程。

根據本文的考察，在上古文獻中，A 類表未來時間是「將」的基本功能，其他語義都是在語境或語用中理解或引申出來。也就是說，在「將」字句中，「將」的主要功能乃將動作或事態定位於參照點之後，由於各種語境或語用因素的影響，才使得「將」在表未來時間之外另帶有各類情態語義。根據這個考察結果，上述 5 類「將」的語義實際上都與未來時間有關。本文之所以將表未來時間列為一個獨立的類，一方面是由於歷來學者多將此類用法與其他語義分開，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們認為此類「將」可用作不帶情態語義的單純時間定位標記，將之獨立為一類有助於與其他帶情態語義的用法區別及比較。

在前述學者的研究中，被歸為 A 類表未來時間之「將」，其後接動詞表示的大多為在時間流中可自然循序發生的事件或狀態，如人的生老病死或空間目標的趨近等，上引各例皆然。由於說話者或敘述者對這類事件基本是以一種客觀的時間定位方式來描述，因此其中大致不含說話者主觀預期等情態成分。

B 類表預期的「將」主要出現在兩種語境，一是與因果關連事件有關的語境，二是對話語境。

第一類語境包括上引 (11) 及 (50)，在這些例子中，「將」字句之前均有導致「將」後接動詞所表示事件發生的前提或假設，如在例 (50) 中，「（祭仲）不立突」即為「（祭仲）死」發生的前提。由於因果關連語境表達的原就是說話者對事件在某種前提或假設下便會發生的判斷，因此，在這類語境中，原本標記未來時間的「將」就顯得帶有說話者對前後關連事件即將發生的預期或推斷。

第二類語境包括上引例 (51)–(52)，在這類例子中，「將」後接動詞所表示的事件或無前行事件，如例 (51)；或與前行事件並無因果關係，而是依照時間或事件順序前後排列，如例 (52)。例 (51)「禍將作矣」的「將」原是將「禍作」這個事件定位在說話時之後，不過，由於這句話出現在對話語境中，而對話語境大多不免染上說話者的主觀態度，因此，在說話者描述未來事件的句子中，「將」也不可避免的帶有預期的意味。例 (52)「晉師悉起，將至矣」同樣是由於出現在對話語境中，才使得原本用於時間定位的「將」帶有說話者預期的意味。

C 類表意圖的「將」主要出現在施事主語搭配自主行為動詞的語境中。前文指出，許多學者均參照「欲」的演變方式，將這類表意圖的「將」分析為由表欲望的動詞發展而來的助動詞（情態動詞）。不過，由於先秦的「欲」在由動詞發展為表意圖的情態動詞後仍保留動詞的語法特徵，如可單獨作謂語及可受否定副詞否定等，然而，學者所指出的「將」表意圖的用法並不具備任何動詞語法特徵，⁹ 因此，從目前可見的語料來看，表意圖的「將」為由動詞發展而來的助動詞的可能性是相當低的。

我們認為，C 類表意圖的「將」的用法應如魏培泉 (1982) 及 Meisterernst (2004) 等所指出的是在「將」表未來時間的基礎上由施事主語搭配動作動詞的語境制約出來。也就是說，原表未來的「將」一旦搭配施事主語及動作動詞，就很容易在語境中衍申出表施事主語意圖的語義，Meisterernst (2004) 並認為這種意圖是所有動作動詞的基本語義特徵，與「將」無關。我們基本同意 Meisterernst (2004) 對 C 類「將」字句的分析，不過，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施事主語搭配動作動詞經常可以衍申出意圖的語義，然而，並非所有這類語境都必然包含意圖成分。以前引例 (4)「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為例，雖然此例符合能產生意圖語義的施事主語與動作動詞的搭配組合，不過，前述學者多將此例歸為 A 類表未來時間的用法，而非表意圖的用法。之所以會有這種歸類方式，或許是由於大多數人判定「入於井」不會是一個孺子意圖去做的行為，故認為此例之「將」不表意圖。如果將此例的主語由「孺子」換成其他更有自主行為能力的人，或對孺子的自主行為能力與心態有不同認知，這個例子裡的「將」就有可能被理解為表意圖。也就是說，「將」的所謂表意圖義實際上大多是取決於聽話者或讀者對語境內容的解讀，而不是由語句本身直接表現出來的。

被歸為 D 類的「將」表達的是說話者對後接動詞所表示動作或事件被執行或實現之必要性態度，我們認為這類用法應是由「將」的預期語義進一步引申出來的，引申的途徑與英語表祈使的 “will” 及表命令的 “be going to” 基本一致，也就是一種語用的引申，如 Lyons

⁹ 關於「將」的句法表現，我們在下文會有進一步的分析。

(1977:818) 指出, “You will be here at three o’clock” 既可表示預期, 也可表示指令。Coates (1983:198) 及 Bybee & Pagliuca (1987) 等人也有類似的主張。

Traugott (1982) 探討詞義的歷時演變時曾指出, 語義—語用的演變是遵循著「命題> (語境)>表達」的方向發展, 在演變過程中, 意義變得越來越依賴說話者對命題的主觀信念或態度。我們認為, 上古「將」的語義發展也可用 Traugott (1982) 的論點來解釋。也就是說, 上古「將」原是一個未來時標記, 用來將事件定位於參照點之後, 這類用法應為「將」的原始命題義; 其後, 在不同的語境中, 「將」可衍申出不同的語義, 前述預期義即是在因果關連事件及對話中引申出來, 而意圖義則是在施事主語搭配自主行為動詞的語境中引申出來。如果說「將」由未來時標記到預期及意圖的發展是由命題到語境的發展, 那麼「將」由預期向應當義的發展就應是一種依賴說話者主觀信念或態度的語用表達的發展。如上引例 (55) 「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原本表達的應是說話者對君人者做到「昭德塞違」的預期, 其後, 當說話者預期君人者能做到「昭德塞違」時, 進一步即可衍申出說話者認定「昭德塞違」是所有君人者應當做到之行為的主觀信念或態度。

最後是 E 類表推測的「將」, 這類用法與前 4 類最大的差別在於「將」後接動詞所表示的事態為當前事態, 與未來無關。這類用法一般又歸為表可能或推論的認識情態。Fries (1927)、Dahl (1985:103–107) 及 Bybee et al. (1991) 等人都認為英語 “will” 所表達的當前事態推測用法是由表未來預期的用法發展而來的, 我們認為, 「將」表當前事態推測的用法同樣是表未來預期的進一步發展, 也就是原本包含 [+未來] 及 [+推測] 兩項義素的「預期」發展為只保留 [+推測] 義素而失去 [+未來] 義素的結果。不過, 先秦這類「將」的用法與其說是表推測, 倒不如說是表達說話者對命題不做絕對肯定的委婉態度, 如在上引例 (57) 中, 說話者對「大人之務, 在於眾賢而已」這個命題事實上是持肯定態度的, 說話者用「將」這個原表未來的標記可有助於將自己的意見推遠至未來, 以表達一種語用上的委婉語氣。不過這類用法在先秦文獻中是較為罕見的。

綜上所述, 我們認為上古漢語的「將」主要是一個未來時標記, 其作用在於將後接動詞所表示的事件定位於參照點之後。由於未來在概念上是不確定的, 因此, 對未來事件的陳述在因果關連或對話等語境中很容易引申出說話者預期的意味。也就是說, 「將」所表達的預期義實際上包含於未來義中, 是未來義中由語境引申出的一類特殊情況。表預期的「將」一方面可因語用表達而發展出道義情態的應當義, 另一方面可因失去未來義而發展出表達對當前事態推測的認識情態義。至於「將」的所謂意圖義則只要是在由施事主語及動作動詞搭配的語境中都可能展現出來。也就是說, 「將」所表達的意圖義同樣可視為未來義中由語境引申出的一類特殊情況。根據以上的論述, 我們認為, 上述學者們所提出的上古漢語的「將」的 5 類用法實際上可以歸納為 3 類: A 表未來時間、D 表應當及 E 表當前推測, 至於 B 表未來預期/推測及 C 表意圖都只是 A 表未來時間項下由語境理解引申而來的特殊情況。

Comrie (1985:23) 在論及語言的意義 (meaning) 與含意 (implicature) 的區別時指出, 規約化的意義與在個別語境中引申出的含意應加以區分, 區分的判準為前者不能取消而後者可以取消。我們認為上古的「將」主要是一個未來時標記, 其他各類情態語義都是由語境或語用

引申出來，主要的理由即是，在「將」字句中，「將」所表達的未來時間定位功能大多不能取消，而情態語義則大多可以取消，前文所分析之各例表預期及意圖等義之「將」皆然。例(59)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秦)遁」是一個未然事件，「將」的基本功能乃將這個事件定位於參照點之後，不過，由於這句話出現在對話中，因此，「將」帶有秦即將逃走的預期意味；另一方面，由於「遁」為自主行為動詞，而主語「秦」為有生施事，因此，「將」在語境中也似乎帶有秦打算逃走的意圖意味。與前引其他「將」字句的情況相同，在這個例子中，「將」的未來時間定位功能是不能取消的，而預期義或意圖義都只是讀者對語境的理解引申，因此是可以取消的。這種現象正表示未來時才是「將」的基本語義，其他情態語義都是在語境或語用中理解或引申出來的。

(59)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左傳·文公十二年》）

5.3 「將」之未來時標記與情態語義關係的跨語言分析

在 5.2 節中，我們認為上古漢語的「將」主要是一個未來時標記，其他各類情態語義都是未來時標記的進一步引申，這種說法與 Fries (1927) 及 Fleischman (1982) 等人對未來時標記與情態語義關係的看法基本一致。Fries (1927) 認為未來時標記是由表意志、義務等與未來語義相關的實詞或屈折形式發展而來，由於未來所預期的範圍原就涉及意圖、必要或可能，因此，當表達這些概念的語言形式發展為未來時標記後，便可隨著語境帶上各種色彩，這些色彩介於純粹的未來時意義及明確的情態概念之間，是未來時概念中不可避免的弦外之音。Fleischman (1982:108) 也認為由未來時標記可發展出意志、可能及推論等各類情態語義。Bybee & Pagliuca (1987) 及 Bybee et al. (1994:254) 等雖不同意所有情態語義都是未來時的引申，而認為其中某些情態語義為其詞彙來源語義的保留，不過，由於他們也將表蓋然的認識情態及表祈使的語氣歸為未來時標記的引申，並認為由任何來源發展而來的未來時標記在發展過程中都必然產生意圖及預期義，因此，就與本文論述相關問題的結果來看，Bybee & Pagliuca (1987) 等人的結論與 Fries (1927) 實際上並無太大的差別，也就是由任何來源發展而來的未來時標記都可能同時表達意圖、預期、祈使及推測這四類情態語義，而這四類語義正是本文所指出的上古未來時標記「將」所能表達的情態語義。

在 Bybee et al. (1994:253–280) 等人的相關論述中，「預期」(prediction) 是他們所定義的未來時標記語義，因為他們認為未來時必然含有某種預期成分，而非單純的時間標記。關於未來時的問題，傳統語法學家多將之視為三時之一 (cf. Binnick 1991:3)，不過，由於在概念上，未來不像過去或現在一般真實明確，因此許多學者均對未來時的時間指涉提出不同的看法。Lyons (1977:677, 814–815) 指出，自從亞里斯多德提出對未來事態作描述性或預期性的陳述，其真實性在哲學上是有爭議的說法後，許多哲學家都否定我們能對未來作任何陳述。因為我們對未來沒有認識，只有信仰，因此，所有描述未來事態的陳述都必然是主觀的情態

表達，也就是一種預期而非一種陳述。在這種觀點下，Palmer (1979:111–120) 及 Coates (1983:169) 等人均將 “will” 歸為情態動詞，Palmer (1979:118–120) 並認為傳統所謂 “will” 的未來時標記用法應歸為認識情態，其用法與情態動詞 “may” 一樣，既可表達對當前事態的推測，也可表達對未來事態的推測。

雖然未來在概念上與過去或現在有明顯差異，不過，Lyons (1977:815) 也指出，儘管從哲學的角度上看，未來是不可確知的，但這並不妨礙語言使用者以邏輯結構方式將未來置於線性時間軸上位於現在右邊的位置，並將事件定位於未來時間中。Comrie (1985:43–48) 也認為 “will” 可做未來時態標記，理由是，儘管在概念上過去與未來有明顯差異，但這不意味著它們在時態上也必然有明顯差異。以英語的情況來說，他認為傳統歸為未來時態的 “will” 可對某些未來事態作出明確的預期，如 “it will rain tomorrow” 明確陳述一個事態將在現在之後的某個時間發生，且其真實性可以在未來被檢驗；而 “it may rain tomorrow” 則只是聲稱在一個可能世界中明天有雨，其真值則無法評估。在這個意義上，“will” 所表達的未來時間參照不必然是情態概念。我們同意 Lyons (1977:815) 及 Comrie (1985) 對未來時標記的看法。也就是說，儘管未來在概念上是不確定的，但在語言表達形式中仍可以存在將事件定位在未來的時間標記，上古漢語中描述未來事件時不可或缺的「將」、「且」等詞即為這類未來時標記的成員。至於預期則可視為未來時標記經常衍申出的弦外之音。

其次，Bybee et al. (1994) 等人雖然指出意圖功能是未來時標記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不過，如果我們仔細審視他們的說法，可以發現，他們實際上是先將意圖功能視為未來時標記中必然包含的語義，其後再將這些意圖功能指派到由不同詞彙來源發展而來的未來時標記發展過程中。以 Bybee et al. (1994:253–280) 所提出的欲望、義務、位移動詞及能力這四類未來時標記詞彙來源來說，由欲望發展而來的將來時標記，其意圖語義是由第一人稱主語的欲望中引申出來的；由義務發展而來的將來時標記，其意圖義是由第一人稱主語將義務施加在自己身上引申出來的；由位移動詞發展而來的將來時標記，其意圖語義表現在當說話者宣示他正朝向某處去做某事時，也同時宣示自己有做那件事的意圖；最後，由能力發展而來的將來時標記則是在發展為根可能性後，在以第一人稱為主語的語境中暗示了說話者的意圖。由上引說法可以看出，在 Bybee et al. (1994) 的論述中，無論來源於何種語義的未來時標記，只要句中主語為有意志的主語，尤其是能展現最強意志義的第一人稱主語，與動詞搭配後幾乎都能產生意圖的意涵。我們認為，如果連表能力這類原與意圖幾乎沒有關聯的語義都能在第一人稱語境中有意圖的暗示，那麼其他表動作的動詞在第一人稱語境中可說更容易產生意圖的暗示。可以說，Bybee et al. (1994) 的說法與前述 Meisterernst (2004) 所指出的，意圖是所有搭配施事主語的動作動詞之基本語義特徵的說法就某個層面來看是一致的，亦即二者均肯定具意志的主語與未來時標記中的意圖義密切相關，只是這種關聯恐怕不一定像 Bybee et al. (1994) 所指出的意圖義在前，並進而發展為未來時標記，至少在非由欲望義發展而來的未來時標記中，其意圖義也可能如 Fries (1927)、Fleischman (1982) 及 Meisterernst (2004) 等人所指出的是在發展為未來時標記後在語境中的進一步衍申。上古「將」所表達的意圖義即應屬於此類。

最後，未來時標記所表達的祈使及推測義均為未來時標記的進一步引申，除 Palmer (1979) 等主張未來時屬於情態範疇的學者外，其他學者對這個說法大致沒有異議。

6. 未來時標記「將」之來源及發展

6.1 相關文獻評析

前文指出，學者們所提出的「將」的未來時標記發展過程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以下由學者們所提出的：(1) 未來時詞彙來源語義，(2) 由詞彙來源到未來時標記的語義演變途徑，(3) 詞彙來源語義與跨語言研究比較三方面，具體分析前述學者們的論點，之後再提出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在第 1 點「將」的未來時詞彙來源語義方面，前述學者在分析「將」的未來時詞彙來源語義時大多只是在古籍訓詁著作中選取一個「將」的故訓作為語義引申的開端，這種論述方式對於某些意義單純的詞彙來說或許沒有太大問題，不過，由於古籍中「將」的「故訓特多」，且這些故訓從字面上看涵蓋了各類彼此幾乎毫無關聯的語義，在未全面分析上古「將」的詞義系統及發展演變的情況下，僅從這些多且雜的故訓中選取其中一個做為「將」的來源語義，這種做法本身就帶有相當大的任意性。其結果是學者們在幾乎無客觀判定標準的情況下各自選取了截然不同的故訓作為「將」的詞彙來源語義，至於這些故訓是否有資格作為「將」之未來時標記的詞彙來源語義，則幾乎沒有學者論及。

在第 2 點由詞彙來源到未來時標記的語義演變途徑方面，部分學者在選取故訓之一作為「將」的詞彙來源語義後，對於該語義何以能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論述也存在許多問題。以金夢 (2006) 所指出的「將」由扶持到扶進再到表未來時的演變來說，如果「將」的本義是一個只涉及雙手的具體扶持動作，那麼這個動作動詞是如何在語義的演變過程中突然「加上一個趨向補語」，並引申為扶進？此外，周守晉 (2005) 所提出的「將」由「行」到「行有所持」的發展同樣是在語義演變過程中突然加入一個與原義無關的語義特徵。其他如龍國富 (2010) 所提出的由扶持引申到意願、希望，再引申到打算，以及由扶持引申到估價、推測等，這些語義演變方式同樣沒有任何規律可循，不僅相關文獻中未曾提及類似的語義演變方式，學者們在論述的過程中也未以實際例證說明這些前後語義間的發展線索。可以說，這類語義發展的論證方式與前述未來時標記詞彙來源的語義選取方式同樣是帶有相當大的任意性的。

在第 3 點詞彙來源語義與跨語言研究比較方面，部分學者對「將」能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語義認知與跨語言的研究結論也有值得進一步檢討的地方。首先是「將」的空間位移概念。前文指出，我們認為「將」的本義為表捧持、扶持，由此引申而來的各個義項都是在其本義的基礎上經由賓語類型擴展或在語境中理解引申而來。儘管這些義項在某些語境中似可衍申出行進或空間位移的概念，如「將車」的扶車前進或「率領」義的由甲地至乙地的位移

等，不過，這類因語境引申而帶有空間位移概念的動詞與跨語言研究所提出的可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位移動詞仍有本質上的差別。根據 Bybee et al. (1994:268–269)，能發展為未來時標記之位移動詞主要為「來」、「去」這類有「施事者在軌道上朝向終點(goal)趨近」意涵的動詞。這類位移動詞一般只能帶表示位移終點的賓語，而不能帶他類賓語，如英語的“I am going to New York”；然而，上古文獻所見動詞「將」的各類語義都不能帶位移終點，而只能帶受事賓語，如前引「將其頭」、「將父」、「將大車」及「將中軍」等。因此，即使上古動詞「將」確已由捧持、扶持義發展為帶有位移「義素」(semantic feature)的動詞，這類只能帶受事賓語而不能帶位移終點的動詞也不可能發展為未來時標記。¹⁰

其次，部分學者以例(7)「將子無怒」及例(8)「將仲子兮」這類「將」的用法作為「將」的未來時語義來源。前文指出，持此說法的學者多將這類「將」釋為願望或請求，並以「欲」為參照探討「將」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過程，如前引貝羅貝、李明(2008:11)指出，先秦的「將」與「欲」同樣有表願望的用法，文中同時根據「欲」的發展以及 Bybee et al. (1994)所指出[意志]為[未來]直接來源的論點推測「將」經歷了與「欲」相同的「表願望>表意志>表將來」的發展過程。我們認為這個說法也是有待商榷的。事實上，Bybee et al. (1994)所指出的可發展為意志義再發展為未來時的詞彙來源並非願望或請求一類的語義，而是欲望一類的語義。願望表達的是主語主觀意志所無法決定的內心的某種期盼，先秦的「願」、「望」及現代漢語的「希望」均屬此類；請求表達的是請求者向請求對象所作的某種索取／請求的動作，先秦的「請」及現代漢語的「要求」均屬此類；欲望表達的則是主語在自己的主觀意志下想要得到某種事物或結果的欲望，先秦的「欲」及現代漢語的「要」均屬此類。¹¹在上述三類語義中，能發展為意志義並進一步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詞彙來源只限於第三類表欲望者，第一類表願望及第二類表請求者因所表達的期盼或請求都是主語無法自主控制的，因此語義中不含意圖的成分，也無法發展為未來時標記。根據本文的考察，即使前引《詩經》中之數例「將」確可訓為願望或請求，這類「將」所表達的也應是與「願」、「望」或「請」相近的語義，也就是只能表達主語或說話者的期盼或請求，而不能表達主語或說話者的意圖。此外，上古這類所謂表願望或請求的「將」只能出現在「將+NP+VP」的句式中，如例(9)「將伯助予」，而不能像「欲」一樣出現在「NP+(不)欲+VP」的句式中，也就是說，這類「將」只能表達主語或說話者希望或請求NP從事VP所表示的行為或動作，而不能表達主語或說話者本身意圖從事的行為或動作，因此，這類「將」並不具備發展為意圖及未來時的語義基礎。

¹⁰ 本文在此並未否認「將」在上古漢語中可能已經發展為帶有位移義素的動詞，只是指出這類只能帶受事賓語而不能帶位移終點的動詞並非真正的位移或趨向動詞，只是一般的動作動詞，因此不具備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條件。

¹¹ 關於先秦「願」、「望」、「請」及「欲」等動詞的語義及區別，筆者在巫雪如(2012:242–271)中有較詳細的論述。

6.2 上古動詞「將」與未來時標記「將」的關係

前文探討上古動詞「將」的用法時指出，傳世文獻中以「將」這個字形記錄的用法有些可能只是無詞義引申關係的同音通假字，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在「將」字條下所列義為「傍」、「漿」及象聲詞「鏘鏘」等詞在傳世文獻中雖均寫作「將」，但這些用法明顯只是無詞義引申關係的同音假借。我們認為，表未來時的「將」與前述上古文獻中所見動詞「將」也可能是這類無詞義引申關係的同音詞。根據前文的分析，在兩周金文及戰國楚簡中，表執行、率領等義的「將」大多寫作「𠄎」或「𠄎」，然而，與未來時有關的「將」在西周金文中寫作「𠄎」，如例 (60)，在戰國金文及楚簡中則均寫作「𠄎」，如例 (61)–(62)，另有一例加「又」作「𠄎」，見例 (63)。如果不受傳世文獻影響而僅就這兩類出土文獻的文本來看，「𠄎」與「𠄎」這兩個在字形與詞義上都看不出有何關聯的字恐怕不會有人將它們視為同一個詞。

(60) 旻天疾威，司余小子弗弋，邦𠄎(將)曷吉？（毛公鼎—西周晚期）

(61) 外之則𠄎(將)使上覲於天子之廟。（中山王譽壺—戰國晚期）

(62) 侯王如能守之，萬物𠄎(將)自賓。（郭店《老子》18–19）

(63) 三郤家厚取主君之眾，以不聽命，𠄎(將)大害。（《上博五·苦成家父8》）

前文指出，在現今可見的出土的文獻中，「將」這個字形最早見於雲夢睡虎地秦簡。在睡虎地秦簡中，無論是動詞或未來時用法的「將」都是以「將」這個字形來記錄。我們認為，將動詞「𠄎（𠄎）」與未來時標記「𠄎」全部以「將」這個字形來記錄應是秦人字形整理的結果。也就是說，先秦的動詞「𠄎（𠄎）」與未來時標記「𠄎」原為兩個彼此無詞義引申關係的詞，由於秦人字形整理時將這兩個詞都以「將」這個字形來記錄，才導致後人認為這兩個詞有詞義引申關係。

6.3 「將」之未來時標記來源的一種假設性推論

根據以上的論證，上古文獻所見「將」的各類動詞用法都不具備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條件，因此，本文擬從另一個角度探討「將」之未來時標記的可能來源。

上古漢語常用的未來時標記除了「將」以外，還有「且」，一般認為這兩個詞在用作未來時標記時，語義和用法大致相同。根據大西克也 (2002) 的考察，在戰國楚簡及反映先秦六國語言的西漢出土文獻中，時間副詞基本用「將」不用「且」，而在秦系資料中，除少量可能為雜抄的作品外，時間副詞基本用「且」不用「將」。他認為這種現象反映出秦系方言和其他地區之間有顯著的方言性差異。他同時指出，「將」、「且」二字音韻皆近，可能為同源關係或方言異形。我們同意大西克也 (2002) 所指出的「將」、「且」二詞為同源關係的看法。

關於「且」、「將」的同源關係，前文指出，在出土文獻中，表未來的「將」只有三種寫法：𠂔、𠂔及𠂔，三種字形皆從「月」聲。陸宗達(1987)認為「月」即古「牀」字，與寫作「且」之古「俎」字同源，其中「且（俎）」為語根。「且（俎）」為祭祝時薦肉的禮器，「月（牀）」為薦人身之依據，由於「月（牀）」與「且（俎）」在外部特徵及功能上均有共同點，因此借用「且（俎）」來表示「月（牀）」。後來為了區別，上古魚部之「且（俎）」音稍變而成陽部之「月（牀）」，其他如「藉」、「苴」、「蔣」等也都是從「且」與從「月」之音義相關字。馮寬平(2002)進一步指出，從「月」聲與從「且」聲之字經常音近義通，如「壯／粗」同有「大」意，「將／助」同有「助」意，此外，「將」與「且」亦同樣有表未來之意。

前文指出，周守晉(2005)及石毓智、白解紅(2007)均指出《詩經》之「且」可通「徂」，訓「往」、「去」，周守晉(2005)進一步指出「且（徂）」是由「往」義動詞發展為時間副詞。我們同意表「往」義的動詞「且（徂）」有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可能，因為「且（徂）」的語義符合 Bybee et al. (1994) 所提出的「施事者在軌道上朝向終點趨近」的條件，如例(64)–(65)分別為主語朝向「齊」及「東山」的終點趨近。根據「將」、「且」同源，且「且」的未來時標記用法可能是由表「往」義的趨向動詞發展而來的現象，我們或許可以推測未來時標記「將」也是由表「往」義的趨向動詞發展而來。不過，由於「將」用作表「往」義動詞的用法不見於目前可見的各類文獻中，因此，這個假設只能建立在「將」、「且」同源的基礎上，而無法提出進一步的證明。¹²

(64)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詩經·大雅·烝民》）

(65)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詩經·豳風·東山》）

6.4 「將」之未來時標記來源的跨語言分析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就目前可見的材料來看，上古未來時標記「將」與「且」均源於表「往」義之趨向動詞的可能性是較大的。在未來時標記常見的幾種詞彙來源中，源於趨向動詞之發展一般被認為是較為直接的，如 Sweetser (1988) 認為 go 由趨向動詞發展為未來時標記是由空間到時間的隱喻投射，也就是由物理的移動投射為時間的流動；Langacker (2002:162–163, 330–333) 則認為除了由空間到時間的隱喻投射外，還包括主觀化的機制，也

¹² 根據大西克也(1988)及魏培泉(2001)的研究，甲、金文所反映的語言與《左傳》、《國語》以下之春秋晚期到戰國時代的文獻所反映的語言可能是不同系統的方言。根據本文的考察，「將」的未來時標記用法不見於甲骨文，西周金文中也僅有一例見於晚期的毛公鼎，然而在《左傳》、《國語》等文獻中，「將」的未來時標記用法已發展成熟，且用例相當多。我們推測，「將」的未來時標記用法可能是在不同於甲、金文系統的方言中發展出來。由於這個系統的方言在春秋晚期才逐漸成為優勢方言，而「將」由動詞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時代遠早於此，因此，在目前可見的文獻語料中已經看不出這個演變線索。

就是由主語在空間的移動發展為感知者在時間中主觀而抽象的移動；此外，前引 Fleischman (1982:128) 也指出，詞彙來源為空間概念的未來時標記，其演變過程不需要經過情態階段，而可直接發展為時態標記。前文指出，Bybee et al. (1994:269) 認為由趨向動詞發展而來的將來時標記在發展過程中必須先經過表意圖的階段；此外，Hopper & Traugott (2003:2–3) 認為英語 “be going to” 由趨向動詞向未來時標記發展乃源於 “I am going to marry Bill” 這類表目的之趨向結構後接非限定補語的語境，由目的性可推論出未來義。根據上述學者的說法，若未來時標記「將」是由表「往」義的趨向動詞發展而來，則「將」所表達的意圖義也可能是在「將」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過程中產生，而非發展為未來時標記後的進一步引申。不過，前文也指出，Bybee et al. (1994) 所指出的意圖義可說在多數有生主語搭配自主行為動詞的語境中均能產生，而根據 Hopper & Traugott (2003:88–89)， “be going to” 的未來時意義並不單純來自 “go”，而是來自兩方面的推論：一是由 “go” 所指示的後續時間，二是帶目的性的 “to”。也就是說， “be going to” 發展為未來時標記過程中所帶有的目的性並非來自趨向動詞 “go”，而是來自於表目的的 “to”。Hopper & Traugott (2003:90) 同時指出，某些語言中表 “GO” 意義的動詞發展為未來時標記時並無明顯的目的性，如法語 “aller”，這類例子的未來時推論即來自於趨向動詞本身。我們認為，上古「將」由趨向動詞發展為未來時標記的過程應較接近法語 “aller”，亦即可直接由表趨向的空間投射為表未來的時間，中間不必然需經過表意圖或目的的階段。

6.5 未來時標記「將」的句法發展

前文指出，先秦由動詞發展而來的情態動詞大致仍保留原本動詞的句法特徵，如可單獨作謂語及受否定詞修飾等，不過，未來時標記「將」、「且」卻不具動詞的句法特徵，而與副詞的句法表現較為接近，如魏培泉 (1999:261) 將「將」稱作法相副詞 (modal adverb)，並指出這類副詞為全句副詞，在表層結構的層次相當高，除在反問句中可能出現在否定詞後，如例 (66) 外，一般位置均在動詞和其他狀語之前，如例 (67)。根據李明 (2001:25–26, 2002:281)，例 (68) 這類「當」的用法與「將」相當，亦即同為表未來的時間副詞，他認為這類用法是從「當」的動詞義「面臨、對著」發展而來。除例 (68) 外，例 (69)–(71) 亦為這類「當」表未來時間的用法。根據筆者的考察，「當」作未來時標記時，其句法表現與「將」大致相同，除在例 (71) 這類反問句中可能出現在否定詞後外，一般位置亦均在動詞及其他狀語之前，如例 (69)–(70)。我們同意李明所指出的表未來時的「當」是由與空間概念有關的動詞義「面臨、對著」發展而來的看法。也就是說，上古漢語的主要未來時標記「將／且」及「當」都是源於與空間概念有關的動詞。由於「當」的未來時標記用法在戰國中晚期後才初步發展出來，且其形成之初即已是一個不具動詞語法特徵的副詞，因此，參照「當」的未來時標記發展途徑，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將」也是在由趨向動詞發展為未來時標記之初即已是一個表未來時間的副詞。

- (66) 卻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國語·晉語五》）
(67) 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左傳·哀公二十六年》）
(68) 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69) 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70) 僧垣後至，曰：「困則困矣，終當不死。」（《周書·姚僧垣傳》）
(71) 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

7. 結語

前文分析了上古「將」的各類語義及用法，我們的結論是，傳世文獻中表扶持義及由扶持義引申而來的各類用法，以及讀為千羊切、表請求／願望等義的「將」從語義及句法表現來看均無法作為未來時標記「將」的詞彙來源。由於上古文獻語料不足，我們已無法確切描繪未來時標記「將」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不過，由於「將」與同為未來時標記的「且」為一組音義皆近的同義詞，因此，本文借助同源詞的研究成果，推測未來時標記「將」與「且」可能同樣源於表「往」義的趨向動詞。根據跨語言的研究，趨向動詞可不需經過表情態的過程而直接發展為未來時標記，上古的「將」正是這類由趨向動詞發展而來的單純未來時標記。由於未來與預期、意圖、必要性及可能性等情態語義在概念有自然的聯繫，因此，「將」在某些語境中也帶有上述情態語義。

除了「將」之外，谷峰 (2010:211–233) 也認為上古「其」所表達的預測（未來）、推測（當前）、希望、請求（祈使）及意圖等情態語義都是由表將然的未來時發展出來。在前述涉及未來時的相關研究中，多數學者傾向以 Bybee et al. (1994) 等人所提出的由意圖到未來時的發展作為論述的前提，不過，根據本文及谷峰 (2010) 對「將」與「其」的分析，我們認為，上古漢語中的未來時概念主要應是一個時間指示或時間定位的概念，而非情態的概念。根據谷峰 (2010:226–227) 的考察，「其」在甲骨卜辭中只預測將然事件，也就是本文 A 類表未來時間定位的用法；在《尚書》、《左傳》、《國語》等文獻中，B 類表未來預測的用法占絕對多數，但已開始用於 E 類推測當前、過去的情況及無時間參照的事理；到了《韓非子》及《呂氏春秋》等戰國晚期的文獻中，E 類用法已佔多數，表未來時間定位的用法則幾乎完全消失。谷峰 (2010:227–231) 同時指出，「其」所表達的希望、請求及意圖義都是以推測義為圓心發展出來的。

「其」與「將」分別為甲骨文及戰國文獻中主要的未來時標記，不過，二者的語義發展卻有相當大的差異。「其」由表未來發展出的表推測、希望及祈使等語義在先秦文獻中已是相當明確的情態概念，且有相應的句法形式來表達（魏培泉 1999:261–262；谷峰 2010:211–233）；「將」在《左傳》等文獻中雖已發展出 E 類表當前推測的用法，不過這類用法相當罕見，其後也未有進一步的發展，而所謂表意志或應當等用法則只能視為語境的衍申。也就

是說，「將」作為一個未來時標記，其語義與功能始終相當穩定，一直到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將」仍是一個常用的未來時標記。「其」與「將」的語義發展之所以有這種差異或許與它們的來源詞彙語義有關。不過，由於文獻語料不足，這個假設恐怕不易得到進一步的證明。

引用文獻

- Bai, Xiaohong (白曉紅). 1997. Xianqin Hanyu zhudongci xitong de xingcheng 先秦漢語助動詞系統的形成 [The creation of the auxiliary verbs system in Pre-Qin Chinese]. *Yuyan Yanjiu Luncong 語言研究論叢 [Linguistic Studies: A Symposium]* 7:211–229.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Binnick, Robert I. 1991. *Time and the Verb: A Guide to Tense and Aspect*.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ybee, Joan L., & William Pagliuca. 1987. The evolution of future meaning. *Papers from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Anna Giacalone Ramat, Onofrio Carruba & Giuliano Bernini, 109–122.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Bybee, Joan L., William Pagliuca, & Revere D. Perkins. 1991. Back to the future.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2: *Focus on Types of Grammatical Markers*, ed. by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 17–58.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Bybee, Joan L., Revere D.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ates, Jennifer. 1983. *The Semantics of the Modal Auxiliaries*. London: Croom Helm.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85. *Tens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Östen. 1985.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Oxford & New York: B. Blackwell.
- Feng, Kuanping (馮寬平). 2002. “Chuang” “qie” yuyuan kaoshi 「𠂔」、「且」語源考釋 [An etym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chuang* and *qie*]. *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 青海民族學院學報 [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2002.4:105–107.
- Fleischman, Suzanne. 1982. *The Future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Diachronic Evidence from Romanc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ies, Charles C. 1927. The expression of the future. *Language* 3.2:87–95.
- Gao, Mingkai (高名凱). 2011. *Hanyu Yufalun 漢語語法論 [On Chinese Grammar]* (Revised vers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Ge, Jiakai (葛佳才). 2005. *Donghan Fuci Xitong Yanjiu 東漢副詞系統研究 [A Study of the System of Adverbs in Late-Han Chinese]*. Changsha: Yuelu Shushe.

- Gu, Feng (谷峰). 2010. *Xianqin Hanyu Qingtai Fuci Yanjiu* 先秦漢語情態副詞研究 [Topics on Modal Adverbs in Pre-Qin Chinese].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Dekuan (黃德寬). 2002. Shuo “jiang” 說暹 [On jiang]. *Guwenzu Yanjiu* 古文字研究 [Studies on Ancient Characters] 22:272–27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Huang, Shengzhang (黃盛璋). 1994. Baoshan chujian zhong ruogan zhongyao zhidu fafu yu zhenglun wei jue zhu guanjianzi jienan, jueyi 包山楚簡中若干重要制度發復與爭論未決諸關鍵字解難、決疑 [Several discoveries and answers of the important systems and resolutions of the controversial and undecided keywords in Baoshan Chu slips]. *Hunan Kaogu Jikan* 湖南考古輯刊 [Hunan Archaeology] 6:186–199.
- Jin, Meng (金夢). 2006. *Shijing* zhong “jiang” zi yongfa kaoxi 《詩經》中「將」字用法考析 [An analysis of the usages of jiang in the Book of Songs]. *Chongqing Youdian Xueyuan Xuebao* 重慶郵電學院學報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6.3:412–415.
- Langacker, Ronald W. 2002.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2nd editio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i, Ming (李明). 2001. *Hanyu Zhudongci de Lishi Yanbian Yanjiu* 漢語助動詞的歷史演變研究 [A Stud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uxiliary Verb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Li, Ming (李明). 2002. Lianghan shiqi de zhudongci xitong 兩漢時期的助動詞系統 [The system of auxiliary verbs in the Han perio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5:257–28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Zhiling (李志嶺). 2010. *Han-Ying Shijian Biaoji Xitong Yufahua Duibi Yanjiu* 漢英時間標記系統語法化對比研究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ime Marking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iu, Qi (劉淇). 1937. *Zhuzi Bian Lue* 助字辨略 [A Sketch of Discrimination on Function Word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Long, Guofu (龍國富). 2010. Dongci de shijian fanchouhua yanbian: yi dongci “dang” he “jiang” wei li 動詞的時間範疇化演變：以動詞「當」和「將」為例 [Evolution of time categorization of action verbs: a case of action verb dang and verb jiang in Chinese]. *Gu Hanyu Yanjiu* 古漢語研究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2010.4:31–39.
- Lu, Zongda (陸宗達). 1987. “Qie” he tade tongyuanci shizheng 「且」和它的同源詞釋證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qie and its cognates]. *Cishu Yanjiu* 辭書研究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1987.1:85–90.

- Luo, Zhengjian (羅正堅). 1996. *Hanyu Ciyi Yinshen Daolun* 漢語詞義引申導論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Semantic Evolutio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 Chengyuan (馬承源). 1988. *Shang-Zhou Qingtongqi Mingwen Xuan*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A Sele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 Meisterernst, Barbara. 2004. The future tense in classical and Han-period Chinese. *Meaning and Form: Essays in Pre-Modern Chinese Grammar*, ed. by Ken-ichi Takashima & Shaoyu Jiang, 121–145. München: LINCOM Europa.
- Ōnishi, Katsuya (大西克也). 1988. Jōko Chūgokugo no hitei kotoba *fu*, *wu* no tsukaiwake nitsuite: hihan setsu no sai kentō 上古中国語の否定詞「弗」「不」の使い分けについて——批判説の再検討 [On the proper use of the negatives *fu*, *bu* in Old Chinese: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ritical opinion]. *Nippon Chūgokugaku Kaihō* 日本中国学会報 [Bulletin of Sinological Society of Japan] 40:232–346.
- Ōnishi, Katsuya (大西克也). 2002. Cong fangyan de jiaodu kan shijian fuci “jiang”, “qie” zai Zhanguo Qin-Han chutu wenxian zhong de fenbu 從方言的角度看時間副詞「將」、「且」在戰國秦漢出土文獻中的分布 [A look 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emporal adverbs *jiang* and *qie* in the text of excavated materials of Warring States and Qin-Han periods from the viewpoint of dialects]. *Jinian Wang Li Xiansheng Bainian Danchen Xueshu Lunwenji* 紀念王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 [Essays in Memory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Wang Li], 152–15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Palmer, Frank R. 1979.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Peyraube, Alain (貝羅貝), & Ming Li (李明). 2008. Yuyi yanbian lilun yu ciyi yanbian he jufa yanbian yanjiu 語義演變理論與詞義演變和句法演變研究 [Studies on the theory of semantic evolution with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change]. *Dangdai Yuyanxue Lilun he Hanyu Yanjiu* 當代語言學理論和漢語研究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Related Studies on Chinese], ed. by Yang Shen & Shengli Feng, 1–2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ancouver: UBC Press.
- Shi, Yuzhi (石毓智), & Jiehong Bai (白解紅). 2007. Jianglaishi de gainian jiegou ji qi cihui lai yuan 將來時的概念結構及其詞彙來源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future markers and their lexical resources].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9.1:33–42.
- Sweetser, Eve E. 1988.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emantic bleaching. *BLS* 14:389–405.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82. From propositional to textual and expressive meanings: some semantic-pragmatic aspects of grammaticalization.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ed. by Winfred P. Lehmann & Yakov Malkiel, 245–27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1982. *Zhuangzi Yufa Yanjiu* 莊子語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Zhuangzi*].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 thesis.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1999. Lun Xianqin Hanyu yunfu de weizhi 論先秦漢語運符的位置 [On the position of the operators in Pre-Qin Chinese].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ed. by Alain Peyraube & Chaofen Sun, 259–297. Paris: CRLAO, EHESS.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1. “Fu”, “wu” pinhe shuo xinzheng 「弗」、「勿」拼合說新證 [New evidences for the hypothesis of *fu*, *wu* as fusion word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72.1:121–215.
- Wu, Hsuehju (巫雪如). 2012. *Xianqin Qingtai Dongci Yanjiu* 先秦情態動詞研究 [*A Study of Modal Verbs in Pre-Qin Chines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Xie, Huiquan (解惠全), Yonglin Cui (崔永琳), & Tianyi Zheng (鄭天一). 2008. *Gushu Xuci Tongjie* 古書虛詞通解 [*An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n Function Words in Ancient Book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Xu, Zhongshu (徐中舒). 1936. Jinwen guci shili 金文嘏辭釋例 [An exemplary interpretation on the inscriptions of blessi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1:1–44.
- Xu, Zhongshu (徐中舒). 1988. *Jiaguwen Zidian* 甲骨文字典 [*Oracle Dictionary*]. Chengdu: Sichuan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 Zhou, Shoujin (周守晉). 2005. *Chutu Zhanguo Wenxian Yufa Yanjiu* 出土戰國文獻語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Unearthed Document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Zuo, Simin (左思民). 2007. Hanyu shiti biaoji xitong de gujin leixing bianhua 漢語時體標記系統的古今類型變化 [A diachronic study of mark-system of tense and aspect in Chinese].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2007.2:11–23.

[Received 15 January 2014; revised 9 June 2014; accepted 12 June 2014]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d95121007@ntu.edu.tw

A Re-investigation of the Future Marker *Jiang* in Old Chinese

Hsuehju Wu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takes the major future marker *jiang* (將) in Old Chines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In addition to serving as a deictic to locate a situation posterior to the time reference, *jiang* can also express various modal notions such as prediction, intention, probability, or necessity. There is wide divergence of opinion among the scholars as to the questions of whether *jiang* is essentially a marker of future time with modal connotations or a modal auxiliary verb with future implication, and from what lexical source *jiang* derives its future-marking func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se opinions by way of thoroughly examining and analyzing the meanings and usages of *jiang* in Old Chinese text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robable lexical source of *jiang* is a directional verb meaning GO, from which *jiang* evolves directly into a future marker, bypassing the modal stage. The modal meanings implied by *jiang* are overtones of the idea of futurity and induced by context and pragmatic strategy. The question of how these modal meanings are induced i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Old Chinese, future mark, modality, tense, *jiang*